

乙丑暮春，友人把《中华孝德故事》书稿放在我的案头，请我写序。我很高兴，感觉能为这样一部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精品书籍做点工作，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该书主编王芸廷先生我并非熟识，但从他编的这部书稿看，他对中华传统道德的研究及显示的文化底蕴是我所敬慕的。王老先生是豫东名儒，20 世纪 90 年代，曾出版大型历史工具书《中国帝王传》，系统地介绍了中国上下几千年 470 个帝王的兴衰历程，据说是记载帝王较多的一部书。书籍出版后，影响甚远，奠定了王老先生在历史研究方面的地位。

本书是王老先生生前的又一力作，去世前完成了初稿。老人辞世后，他的家人、亲朋及有关学者经过近三年的整理、校阅、配诗、插图等工作，才完成了现在的书稿。可以说，该书的出版，既是对王老先生的最好悼念，也是对弘扬传统孝道所作出的较大贡献。

众所周知，“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有句古语：“百善孝为先”。甲骨文字中的“孝”字，是一个小孩头顶一个老人。这应该是

小小说

手擀面

三川一舟

女人初嫁给男人时不爱吃面条，但男人爱吃，离了面条就吃不饱。一个锅里要勺子，做两样饭总是麻烦，女人就随了男人，时间长了，女人也习惯了吃面条。

男人最爱吃的是捞面，每次吃捞面，他不带碗用小盆，且时常边吃边说，捞面条打鸡蛋，呼噜呼噜两三碗。

每次做捞面，女人总是多打几个鸡蛋，她看着男人呼噜呼噜的吃相，笑着真怪道，你就是头猪。

男人头也不抬地说，我就是你养的一头猪，吃得多。

吃得多，长膘快，你就多吃些。女人就把自己碗里的面条拨给了男人一些。

有时男人出外应酬，吃了大鱼大肉后回来，嚷着还要吃面条。

女人说，坐桌一回三天饱饿，可你，饿死鬼托成的呀！

男人说，一顿不吃你做的面条，心里不舒坦。

女人听了就不再说什么，忙着给男人做了一碗炸葱花鸡蛋稀汤面，浇了陈醋，浇了小磨香油。

男人就吃出一脸的惬意，女人也满面红光的。

男人的生活离不开面条，后来就吃出了新的口味。那是他在街面新开业的面馆里吃了一回手擀面后，久久地回味，觉得手擀面比面条机轧的面条有味道，以往他在家吃的面条都是出自面条机。随后，男人就拉着女人去面馆吃手擀面。

女人也吃得津津有味，连连说，嗯，好吃！

男人说，好吃，咱就天天吃。

女人说，拉倒吧，你以为你是大款呀？

男人趁热打铁说，我是说你也学做呀。

女人说，原来你这是搞阴谋诡计呢！

女人不上男人的当，每天她做面条仍旧是机子轧出的，手擀面费劲又麻烦。

可男人的饭量明显减了，就是平时他最爱吃的捞面，也

“孝”的最初定义。孔子作为中国儒学的鼻祖，开启了中国孝道学说。他的《孝经》成为千百年来儒家学派的典章之一。此后，在孟子及其他诸子的推动及完善下，孝道的内涵得以更加丰富。在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占有精神主导地位。“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所以，历朝历

《中华孝德故事》序

穆仁先

代“以孝治天下”，官吏以孝“举孝廉”，百姓以孝“养父母”……成为上下遵守和节制的道德操守和行为准则，也成了检验或约束人们社会行为的重要标准之一。

不仅儒家学说以“孝”为核心，道家、佛家理论也对“孝”极力推崇。有所谓“三教之发源，皆孝德所自始；三教之归极，皆孝德所演成。是孝德又足以统乎三教”之说(参见清朝李时品《百孝图序》)。佛教主张惠及众生，源于孝道；道教提出“立身应以孝为先”，更是孝道的延续。《道德经》甚至还

“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意思是说，一个家庭有了孝慈，就可以六亲和睦；一个国家有了忠臣，社会和谐便指日可待。可见，忠、孝在推动家庭和谐及社会建设中有着何等重要的力量 and 作用！

事实上，社会主义制度的今天，我们党和国家提出“以德治国”的理论，就是要求

《中华孝德故事》序

穆仁先

以孝、慈、仁、爱的理念治理国家。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国度，孝、慈、仁、爱之风盛行，家庭便能和谐，国家亦能安泰。就一个人而言也是如此；年轻时我们生长在父母身边，学习父母，仰仗父母，从不知到知，从羸弱到强壮，无不依靠父母；等到年龄稍长，就要在父母和师长的指引下，努力学习，学有所成，回报社会，效力祖国；等到父母老了，或者自己年长时，就要全力侍奉父母，让父母颐养天年，并以自己的一言一行作为表率，影响下一代，让孝道代代相传，永葆家

庭和睦和社会正气之风长存。人人若能如此，“以德治国”的口号便落到了实处，也就会有实质性的硕果。

2002 年，我在担任周口市委宣传部部长期间，曾组织开展全市评选百名孝子、百名孝媳的“双百”活动，还主编了《明礼双百图》，那是一本以宣传周籍孝子和孝媳的故事书籍。出版发行后影响很大，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称赞。这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对遵守孝道的人怀有敬仰之情，对他们维护家庭和谐和社会安定所作的贡献抱有感激之意。

今天出版的《中华孝德故事》，可以说是宣传传统孝道和弘扬纯朴民风方面呈现的又一硕果。该书包含三十二贤母，四十八孝和六十则孝德故事，凡一百四十条孝亲敬老的事迹。篇章故事感人至深，一文一议，一诗一图，图文并茂，相得益彰，情趣盎然。同时还附录了《古代二十四孝》、孔子《孝经》、《古人孝论》等经典著述，这是一本宣传孝道较为详尽和精要的书籍。相信出版后，将会对弘扬社会正气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更广泛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对此，我充满期待！

以此为序，以慰藉王老先生在天之灵！



1
打开邮箱，看到了曙光兄发来的邮件——
五律 别化勤弟
分别不三月，七遶京国游。
观颜惊面瘦，执手问情由。
餐饭精还细，舍房净亦幽。
几多深厚意，点点刻心头。

浓雾凄风搅密云，病魂再度闯燕门。冰寒霜冷途程暗，水复山重跋涉辛。 人情情，夜沉沉，京华千里走孤魂。休云楼密无寻处，西站东边可见君。

我并非多愁善感之人，但是读着读着，仍然差点儿落下泪来。因为，此时曙光兄正身患重病，吉凶难卜，这诗词绝半泛泛的酬唱之作，其中该包含着多少无奈、期盼、信赖和深情啊！

我知道兄长最关注我的是什么，便在回复他的邮件中写到：前天收到《散文百家》11 期的样刊，《弦歌台的琴声》已发，且题目上了封面。若您健康起来，我们一起拜见一下下期的总编该有多好！

是的，如果他的身体许可，一定会欣然同意的。早在两年前，我们就曾约定，一旦我也像他一样，结束了“案牍之劳形”，就结伴去济宁，走曲阜，寻圣迹，访名士，也闲云野鹤，潇洒一回。谁知，天不遂人愿，我刚刚放下手头的工作，迁至京城的孩子处，尚未真正安顿下来，便得知他体检出了问题，匆匆邀来一见，真如诗中所述，令人“观颜惊面瘦”啊！转眼北京分手又几个月了，仍无他痊愈或好转的消息，现在恐怕说朝拜圣人故里，进去只需 3 个小时车程的《散文百家》编辑部，也难以成行了，怎不令人悲从中来，黯然神伤？

其实，和曙光兄真正建立起哥弟情感，才仅仅 10 多年的光景。那是 1998 年 9 月的一天，在《周口声屏报》上班的我，正伏案审稿，有人找上门来。听他自报姓名后，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激动地连声说：“庞大哥！庞大哥！没想到是你呀！”

原来，25 年前，应地区文化局之召，我们曾集中在一起，写过几首歌词。光阴荏苒，哪料到再次相见，昔日的毛头小伙，都苍老得鬓发斑白了！这期间，由于生计，我彻底放弃了文学梦，循规蹈矩，做起了民办教师。听说，曙光兄在《东京文学》上发表一篇小说后，也停下创作，一心扑到了教学上。按说，他居西华，我家太康，两地相距仅仅百十里路，不能算远。可那时交通不便，更没手机之类的通讯工具，我们竟然完全失去了联系。直到 1981 年，他以民办教师的身份参加高考，摘取了地区文科状元的桂冠，我才重新得知了他的消息，并对他产生了由衷的敬慕。因此久别重逢的喜悦可想而知了。他告诉我，他在县里办过了内退手续，闲不住，最近又被聘到了周口日报社。我也介绍了

自己的情况。一直到天快黑了，他才起身告辞。

此后，隔三差五，我们总要聚一次。一盘水果，两杯淡茶，老哥俩海阔天空，促膝而谈，往往一聊便是两三个小时。议论的主要内容也许让青年人笑掉大牙，进而斥斥之为“迂”或“愚”。因为那既非令人心热眼红的权和钱，也不是当红的歌星影后们，而是少人问津的某类文章，还有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批判——这类国家大事虽然涉及的次数不多，但由于我们都亲历过那些荒唐年代，尤其曙光兄，父亲被打成严重右倾，自己超过高考录取线 150 多分却榜上无名，更有着切肤之痛，每每讲起，便会列举出当年的许多荒唐事，忍不住怒形于色，一改平素的温文儒雅，而成了血性汉子——只差没拍桌子了。可我们并不愤世嫉俗，提起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又赞赏有加。我们愤恨的只是违天理、悖人性的胡闹腾，以及社会上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话到激动处，就纵情地嬉笑怒骂，以至于连教书的妻子背后也问我：“都啥年头了，你俩咋还总讲一些不实用的话呢？真真是一对老古董！孩子们知道了，不把你俩当作出土文物才怪呢！”

别以为曙光兄和李先生有什么交情，没有。他们素昧平生。——哦，对了，之前，我们一起参加过《散文选刊》和李先生供职的《济宁日报》联合搞的征文，该算打过交道吧？别以为为这次纠错只是“偶发事件”，不在我们互相传阅的书籍上，常常留下他类似的批语。兄长博闻强记，经史子集中的不少篇目，四大名著里的重要章节，《古文观止》，唐诗宋词，包括语法音韵，他大多能掌握其要义，所以，一般文章的“硬伤”，断难逃过他的法眼。他到周口日报社不久，便落了个“老夫子”的雅号。

和兄长相处，孤陋寡闻的我，实在是受益多多。

出于职业的缘故，隔那么三五个月，我不得不舞文弄墨一回。稿子一脱手，自然要请老

何日西站再迎君

姚化勤

古董！孩子们知道了，不把你俩当作出土文物才怪呢！”

无论他人怎样看，我们仍然乐此不疲。不为别的，只求个开心。快乐的实质是一种感觉吧？打个附庸风雅比方，如同魏晋名人的谈玄论道，旁观者听着，肯定一头雾水，枯燥乏味，但陶醉其中的当事者却兴趣盎然，舒畅得很哩！我们当然不敢奢望前贤们的顷背，甚至曙光兄将赠我的诗中“伯牙子期堪作朋”一句也删去了，说怕貽笑后人。——是的，我们也不会抚琴，弹不出高山流水的雅韵来。我们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外加一缕不合时宜的书呆子气。但即使再普通的饮食男女，也“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老哥俩偏偏酸味相投，喜欢一起掏心贴肺地侃侃，喜欢咬文嚼字地钻牛角尖儿，更喜欢妙文共欣赏，且评头论足一番，而在这频繁的“家常式”的闲话中，我也深深地领略了兄长的博学和纯真。

一次，在《十月》上，读到我心目中的大散文家李木生的力作《杏坛》，不禁为文章对孔子建立的第一座杏坛（学校）独到的审视、深邃的思索及其洋溢的人文精神和精确语言所折服，又习惯性地把作品推荐给了曙光兄。他看后，同样赞不绝口。只是在孔子号召同学们于子贡“鸣鼓而攻之”的一段文字旁加了行批注，指出被“鸣鼓而攻之”者是子有，即冉求，而非子贡。

唱支童谣给你听

常全欣

“板凳板凳擢擢，里边坐个大哥，大哥出来买菜，里边坐个奶奶，奶奶出来烧香，里边坐个姑娘，姑娘出来磕头，里边坐个孙猴……”

“小老鼠，爬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喊小妮，抱猫来，放开猫儿把你逮。老鼠吓得吱吱叫，出溜跑到大门外。”

如果你生长在豫东平原，如果你已年过而立，你一定对这些童谣记忆犹新。不是吗，这些形式简单，语言朴素，易于传唱的童谣，就像一段段背景音乐，一曲始出口，那沉淀着的黑白记忆，即刻便鲜活起来。

童谣活跃在儿时的游戏里。

小的时候，特别是夏天的夜晚，天黑得迟，吃过晚饭，孩子们都会出来玩一阵子，做游戏、捉迷藏、讲故事、乐不思返。这其中，童谣是重要的“台词”，必不可少：“小狸猫，捉米篮，捉的啥，捉的鸡蛋呀，你咋不吃呀，太生呀！你咋不煮煮呀？没有柴禾呀！你咋不上树找呀？太扎得慌呀！你咋不穿皮袄呀？皮袄上生虱子了呀！你咋不让老婆逮逮呀，老婆走了呀！”这是首典型的问答童谣，或者说游戏童谣，伙伴们一问一答，一唱一和，一方唱罢，一方登场。在静谧夜色里，童声清亮，抑扬顿挫，韵味十足，成为乡村夜晚的一道风景。唱着遥远而熟悉的童谣的月夜场景，像一幅版画，定格在记忆中。

童谣生长在长辈的怀抱里。孩子们学唱童谣，妈妈、外婆是最好的老师。农闲时，小院内，夏夜里，月光下，童谣便乘风而来。“月姥姥，黄巴巴，小阿毛要吃奶(吃奶)，妈妈伸手掏包包，挂到肚里吃去吧！”在长辈的温暖怀抱里，妈妈们、外婆们唱起童谣，那亲切、那温馨、那柔和，至今想起都感到幸福无比。更为重要的是，那一首首童谣，发人深省的，令人振奋的，教人孝敬的，帮人明理的，像滋养孩子们健康成长的“心灵鸡汤”。“花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儿不要娘，把娘赶到高山上，烙油饼，沾砂糖，媳妇儿媳妇儿你先尝。”这首劝勉童谣，教育孩子不忘母恩，这样的教育效果，要比呆板的说教强上多少倍，也就在这童谣的歌唱中，孩子们渐渐地学会了语言，并开始明白做人的道理。

童谣播洒在浓厚的乡情里。豫东大地，独具平原特色的生活、民风，为童谣提供了源源不尽的素材。在各个季节，都有不同的自然

我所提到的童谣，各个版本会有所不同，但读来都欢快亲切，令人陶醉。这些童谣，丰富着我们的童年，让那个没有电视、网络的闭塞年代的童年生活，照样充满了新奇和灿烂。

今天，当我将这些童谣唱给身边的孩子听，他们竟吐出一个“晕”来。我突然意识到，现代都市的孩童，他们无法体会这些远古的呼唤，无法理解这些浸染着诗意与梦幻的童谣。我禁不住感叹，这些维系着我们童年梦想，连带着家乡感情的童谣，在岁月的磨蚀下，好似一朵朵缱绻的白云，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为了飞快逝去的日子，为了童年的温馨记忆，写一小文，权当是对远去童谣的一声呼唤。

5
兄长也常常拿出自己的大作，让我提意见；他要出文集了，还特意嘱我写篇序言。老实说，假若换成别人，我一准一口回绝了。原因是，我的文学理论知识真的不上台面。

但是，面对兄长，我唯有从命了。尽管他的大多数篇章我并不陌生，可系统地通读了他的 6 辑 86 篇作品后，我仍然被强烈地震撼了！大门倏地闪出了诗圣的名句：“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眼前油然呈现出一位“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书人形象。无须逐一介绍文稿的内容了，只要看看书名《百姓诗》、《睡睡题目》、《开篇《乐为寒儒》、继之《想起严子陵》、《路边，那座孤坟》、《“红旗歌谣”不收的歌谣》、《归去的歌手》、《哭泣的莲花》等等，就不难想象出，一位刚正的书人，如何用自己的良知，挣扎着，呐喊着，在社会底层人的生活“鼓”与“呼”啊！我不敢断言收入集子的作品篇篇锦绣，字字珠玑，可我要说，其中《昨天的故事》、《另一类生灵》、《故园情结》3 辑，放在当今一些大腕的文集里毫不逊色！

然而，我为他写的序言题目则是《璞玉》。同样不需翻阅内容，望一眼就可以推知我的评判了。璞玉者，质地虽好，却无法受到顾客的青睐，难于在玉器店出售之宝也。直感告诉我，他的书很难畅销。情况明摆着呢，看一看遍布城市的报亭书店，大凡走俏的书刊，哪一本少得了稀奇古怪的趣闻和红红绿绿的艳照呢？识时务的作者应该跟着潮流走，也来盘歌厅女郎式的文化快餐。时代文学正“琵琶起舞换新声”啊！你却仍然满腔的忧患意识、悲悯情怀，写的文章郑重直冒学术气，怎么会不遭冷遇呢！就更甭想获什么奖了。

兄长深以为然，说我不愧为他的知音。

6
曙光兄的文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在赠我新书的扉页上，他工笔正楷地写道：“化勤胞弟雅正 今生幸得为兄弟 来生还求作手足 愚兄曙光 丁亥孟夏”。

我知道这绝不是套话，因为也恰恰道出了我的心声。谁说“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呢？和曙光兄结识得不算很早，但自彼此了解了，便产生了深深的信赖和敬重，大概正由于此，我们成了情同手足、心有灵犀的知音，相互之间没有嫉妒，没有芥蒂，只有祝愿和期盼。我为他的文集问世由衷地高兴，他肯定也希望我搞出几篇像样的东西来。所以，我将近日发表的文章告许他，给他送去一份喜悦，或许会有助于他的康复吧？

那么，兄长，我何日能“西站东边再迎君”呢？



遵守廉正准则 书写清廉人生

何楠 作